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少有大志好學善屬文初事周帝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意甚美帝嘉之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膽亦見應變之才）（答言有）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隋主受禪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因而遣之素乃造大艦名曰

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
兵百人其餘平乘舴艋各有差及大衆伐陳以素爲
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
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
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晝日下船慮得極是
彼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
之素親率黃龍千艘銜枚而下又遣開府王長襲引
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又遣大將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擄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水軍東下舳艫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鑿巖綴鐵鎖三條橫絶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乃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總管出塞討

之先是諸將與敵戰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
參轝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非（非深知方
略者不能）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
之喜曰此天賜我也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大破
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素出靈州擊突
厥突厥敗走素率騎追躡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
逸令其騎稍後乃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敵並
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乃趣後騎掩擊大破之
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庭漢王諒反先遣茹茹

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天胄子幷力拒守素
將輕騎五千人襲擊之天保敗走胄子懼而以城降
有詔召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言帝因以
素爲并州行軍總管率衆討諒將晉絳呂三州並爲
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復遣趙子開擁
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
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
其營一戰破之殺傷甚衆遂進逼并州諒窮蹙出降
餘黨悉平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大抵治軍

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貸毎將臨寇輒求人過 如此嚴

克而行軍亦是一法

失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無問多寡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前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故戰無不克稱爲名將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素時貴幸言無不從故素雖嚴刻士亦以此願從焉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卒

斷曰

楊素何恐富貴逼臣隋主受禪力請伐陳造作大
艦填江塞津步卒南岸擊走戚欣浮江而下望若
天神秋毫不犯大悅陳人蓬頭犯塞騎陣擊奔追
躡突厥急恐紛紜使其顛舍一掃如雲漠王諒反
屢戰立勳最有權術嚴于治軍當前流血言笑自
尊臣才美矣但不至純

長孫晟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初未知名惟隋
文帝一見即謂人曰長生郎武藝超群言多奇略後

之名將非此子耶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帝以趙王招女妻之遣晟送至其牙前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授晟射之晟彎弓馳往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托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其山川形勢部衆强弱而盡知之將文帝作周相晟以狀白文帝文帝大喜至隋得天下開皇元年攝圖乃曰我周家親也今

○有○此○絶○技○自○能○動○人○

○使○沈○留○心○大○事○

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文帝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以爲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强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於離閒因上書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胡騎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

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
其牽率惟張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强
而合弱通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
（此策宜有斷）
（酌）
引處羅遣遼奚霫則攝圖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
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可一舉而定其國矣上省
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
實皆如目覩上深加嗟異皆納用焉因遣使詣玷厥
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
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賚幣[illegible]

奚霫契丹等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腹心誘
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
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
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
回兵出塞旣而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
莫何可汗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乞通婚許之晟因
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鎭雍閭疾之亟來抄略
妙在有備無患
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晟又
覘知雍閭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

衘賣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晟因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人晟皆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尋以染干爲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晟箭六弓發皆入鹿啓人之朋卒勝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皆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又詔晟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

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毒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晉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爲霹

〇可〇稱〇就〇將〇能〇令〇人〇

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〇望〇風〇而〇靡〇

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

不何威〇而甘遁天文兵全〇材

也

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洒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此蕃宜在今日因詔楊素爲

行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遂染干北伐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亦以病卒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若長孫晟在不令胡人至此

斷曰

長孫工射一貫雙鵰處羅有識奚與之交山川形勢因而昭昭隋有天下攝圖辛韃南侵合衆勢盛難消隋主大懼築城阻撓戍内若啓胡衆最豪兵方難制離間易挑上悅其計賜纛以纛而引使上疑貳已牢鐵勒反告能不驚逃染干婚後警輙奏

朝野射鳶落獲賁獨饒毒流破敵常比霄高受降
再出早死于勞若使長在許誰咆號

韓擒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少慷慨以膽畧見稱周太
祖見而異之及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
擒說下之開皇初隋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
有文武才用拜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
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爲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
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

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與其威信來謁晝夜不絕陳人威名如○此○可○
大駭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
〔稱○良將〕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于擒擒以精騎
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
諸軍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執陳叔寶賀若弼與
擒爭功于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
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不交戰豈臣之比○良將妙在不戰○而勝
擒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乃敢
先期逢賊便戰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

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資
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
罪不暇安敢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擒遂進
位上柱國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
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本名
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至是
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
得陳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懼不敢仰視無

何其勝毋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異而問之
其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
擒家曰欲謁王左右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子弟欲
不啻被人者可上
撻之擒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斯亦足矣
寢疾數日卒

斷曰

韓擒隋將膽畧不磨平陳既任慷慨操戈釆石肯
濟金陵暮過蠻奴降伏陳主于庠功與衡較方知
其多黄斑有識青驄應歌突厥識無仰視敢塵生

爲社國死作鬪雞斯亦足矣更想誰何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驍勇便弓馬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事高熲曰文武才幹無出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爲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欣然以爲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鎭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

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蔽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
發國中士馬既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
不復設備及若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因襲
南徐州拔之軍令嚴肅有軍士于民間酤酒弼立斬
之進屯蔣山陳將魯廣達任蠻奴田瑞蕭摩訶等以
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
進弼軍因而屢却揣知其驕士卒且惰乃督厲將士
殊死而戰遂大破之麾下擒摩訶至弼釋而禮之遂
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虎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

叔寶股慄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既射。亦一發中的。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

何如。嗣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鬪將，非領將；
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嗣曰：
惟殿下所擇。嗣意自許爲大將。煬帝即位，尤疎忌。大（妄尊自大，不免滅亡）
業三年，終坐誅。

斷曰

隋主選將文武欲俱除去若爲更有誰如所以委
任平陳是圖防人交代炫燿無驚而細觀認常
認虛及至大舉安然長驅將由大戰不發不居直
入北掖叔寶已俘功名赫赫宰相所娛將軍如故

能不嚅嚅怨望下獄一旦名除後雖復爵疑忌情

跡評人猛騎大將自君驕狂不遜終坐于誅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少英武善騎射尉遲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群鴈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為將必有所長○方能服○軍士之心）悅服及與遲迥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戰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

頗相關涉坐除名配燉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
單騎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衆寡莫
之敢當其人殊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
亦有武勇戍主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
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
每與同行輒入燉煌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
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
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
一壯士决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

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遁去及高智慧等作亂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浮之于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命萬歲率衆擊之賊屯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

一往之氣不可當

諸葛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劍其碑而進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因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于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金及翫反覆乃奏之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臣也大怒將斬之僕射高熲諫曰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力

雖古名將未易過也上意乃解開皇末突厥達頭可
汗犯塞上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
出馬邑道出塞至大斤山與敵相遇達頭遣使問曰
隋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又問曰得非燉
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
令人喪膽而去一何雄也
追百餘里大破之斬數千級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
曰突厥本降初不爲寇來于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
將士稱寃萬歲還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
取禍之道
氣憤厲忤于上上大怒令左右𢷬殺之死之日士庶

聞者莫不寃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窮號爲良將

斷曰

史公善射射鳥應弦尉遲之戰每戰登先受人之累坐罪戍邊戍主不識以爲等閒大得六畜方知勇兼一騎挑戰萬衆應焉直斬敵首突厥驚旋高智作亂率衆二千踰嶺越海直追而前轉戰千里音信杳然盡驚爲沒竹筒書傳高祖大喜賜其家

爨翫之亂萬歲闘專要害悉破翫求保全既恩
朝免又以金緣因其反覆萬歲受忿達頭犯闕萬
歲斬寧知是戍卒早遁而還追斬之績忌者不言
訟功忤上撲死可憐

唐

李孝恭

李孝恭少沉斂有識量唐高祖已定京師命孝恭徇
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請坑
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寇若獲之則殺後豈有降

招降之法全

○任此

者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蕭銑據江陵孝恭數
進策圖銑帝嘉納之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
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此
與孔明擢用西土人才同意
用之外示引擢內實質也俄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
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
舟當濟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
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
疑兵之計
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船蔽江下
必謂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來及引歲月吾已拔

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討之至九江大饗士杯酒變爲血在坐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惟所召爾顧我不負于物無重諸公憂公祏過惡滿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遂盡飲衆心爲安既而公祏遣將邀戰孝恭堅壁不出乃遣奇兵絕其糧道賊饑夜薄營孝恭卧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營挑之盧祖尚選精騎亦是誘敵之法列陣以待俄而羸兵却走賊追北且囂遇祖尚軍薄

戰遂大敗孝恭乘勝破其列陣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祏窮蹙丹陽走追擒之江南平初爲禮部尚書改王河間暴薨隋平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列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

斷

孝恭磨旅智勇無雙行循巴蜀降者相望衆請坑戮孝恭酌量獲降則殺誰復肯降進圖蕭銑銑鎮破下獲其戰艦盡放滿江救謂已破不敢直當旣

知再進銑已降唐輔公祏反兵寇丹陽孝恭往討
酒浮血光衆驚恭喜授首之祥既而擒斬河間封
王人雖暴袞功實難忘

尉遲恭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末從宋金剛至武德二年唐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恭合餘衆守介休秦王遣人諭之乃與尋相舉城降既而從擊王世充適尋相叛諸將疑恭且亂縶之槓突通曰恭慓悍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秦王

曰不然恭必叛寧復尋相耶因釋之引見臥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即獵榆窠寇王世充自將數萬來戰其驍將單雄信直趨秦王王危甚恭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率兵還戰遂大敗之王顧曰衆皆疑公叛我獨信無他何相報之速耶世充列營相對兄子琬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不敢動竇建

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爲伏親挾弓令恭執矟翼其壘大呼致師及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隱太子嘗以書招恭贈金皿一車恭辭（知所適從不爲金喪）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恭告秦王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有）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恭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于高祖將殺之秦王固爭（成算）得免其後隱巢討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

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也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臨事不決非勇王今自計何如勇士八百人悉入營控弦披甲矣尚何疑後又與侯君集等懇懇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耶因解所佩刀授恭曰即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恭遂往諭之齡等與入計議及隱太子死恭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恭馳叱之元吉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甲恭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

為王言此策是自為計

恭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
何耶恭對曰秦王以太子齊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
安遣臣宿衛帝意快立秦王爲皇太子呈隱巢者百
不戟
餘家將盡沒入之恭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
餘黨難爲秦王計 亦恭自安之計
支黨非自安之道嘗侍宴慶善堂有班其上者恭曰
爾何功坐吾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恭勃然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不悅罷宴召入切責之曰朕嘗怪漢高
恭寄寔心
帝時功臣少全今觀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滅非高帝
之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整飭

恭頓首謝恭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恭請王加刃而獨去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使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乃大服

斷曰

敬德歸唐衆疑其叛王獨不疑賜金相贊榆窠獵遊單雄突犯倉卒無援王幾遇難賴恭横矛刺賊馬畔王感其恩報于一旦太宗賜金恭辭不看刺各牖傷恭不為忠玄武變生力謀不懈帝驚直言

隱巢作亂僞定事成是其才幹廷擊道宗過于驍悍唐將英雄將軍爲冠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嘗謂人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隋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床謂曰公終當坐此大業末爲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靖察其有非常志因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至

使○爲○入○見許

長安道使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乃以私怨斬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帝喜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救勞之曰既往不咎向事吾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大閱兵

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攻○其○無○備○妙○
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
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執能倉卒召
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孝恭從之舟師叩夷陵銑將
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淸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
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
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擊之孝恭不聽留
靖屯守自[illegible]兵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避○銳○擊○亂○
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靖帥率輕兵五○此○其○時○矣

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二將。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乃降。入其都。號令嚴肅。軍無所私。或曰。銑將拒戰。同于叛逆。請籍其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弔人而取有罪。銑將被其脅驅而來。藉以拒師。本非其情。不當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收拾人心之法）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城死守。非計之善也。由是江漢列城爭下。輔公祏據丹陽反。詔孝恭爲帥。召靖入朝。受方畧。副孝恭東討。將公祏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

塗陳正通以步騎二萬屯青林自至梁山連鎖以斷
江道築却月城延六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
兵連柵將不戰自疲老我不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
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
精銳也既保石頭則軍不可拔我若往取留不得志
退有所忌腹背嘗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
賊非怯野鬬方今持重以待公祏立計若出其不意
挑攻其城必拔之惠亮破則公祏擒矣孝恭聽之靖
乃遣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

士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雖多不能戰乃出走擒之江南平帝乃歎曰靖爲銑與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突厥部種離叛靖率勁騎三千由馬邑趨之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絶漠然卒降於胡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口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頡利走保鐵山請舉國內附遣靖往迎之又遣

安修仁慰撫靖因謂副將張公瑾曰詔使到虜勢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瑾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因督兵疾進行遇侯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爲大同道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而北至大漠矣御史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責之靖無所辯惟頓首謝帝復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

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
夫旣而曰向人短公朕今悟矣遷尚書右僕射靖每
（身遠害在此）（全）
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頃之吐谷渾寇邊帝
詔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
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河道大總管高甑生等五
總管兵皆屬焉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
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生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
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國人多降吐谷渾
伏允憂蹙自經死靖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高甑生

軍由塩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獄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甑生等坐誣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皆謝遣改封衛國公帝將伐遼召靖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有意乎靖對曰往憑天威得効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不伏老）矣帝憫其老不許後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謚景武

斷曰

靖初爲隋察唐有異白上言事已無濟及唐爲
君執靖欲棄靖呼英君豈斬菹士唐祖赦之命征
蠻地伏斬冉蠻俘五千討帝喜使功不如過利蕭
銑既降公祏又繫霍衛白韓功足相比往征頡利
健三千騎遂取定襄成功何易再乘詔機掃清一
切御史劾之靖惟謝罪帝悟念功加官不議病尚
圖功帝爲流涕唐帝股肱李靖其臂

李勣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隋大業末韋城翟

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因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
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
以自資讓然之時李密亡命雍丘勣又說讓推密爲
主以奇計破王世充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
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因說密曰天
下之亂本於饑今若取黎陽（明眼處）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
然之以兵五千附勣濟河襲黎陽開倉縱食旬日得
勝兵至十萬宇文化及引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圍
掘塹以白環化及攻之勣爲地道出鬬化及敗去武

德二年密歸朝廷所有之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
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
土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己功吾
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
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忠于密而不忠于唐安得謂純臣）
封英國公姓國姓詔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
密以謀反誅勣請收葬詔從之勣為服衰絰葬訖乃
釋從秦王伐東都有功及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貞
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

遂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渡磧口保於九姓恐不可得我若約齋（約齋兵也）輕薄之不戰而縛口靖大喜以爲與已合於是意決靖遂率兵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口勣已前屯磧口不得渡由是率部落五萬降於勣詔拜并州大都督治并州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胡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勣嘗暴病醫曰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恩寵極矣）帝曰吾爲社稷計何謝爲復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

無適公者公昔不遺李密今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詔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高宗立遂為尚書左僕射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詔勣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於昭陵以明先帝意進位太子太師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無一過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依焉及平虎牢獲戴冑延

引見閤內推禮之後皆爲名臣世以勳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未決此肉同歸於土爲收養其子焉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

爲將之善盡于此矣

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臨事選將必相其奇麗

誠然

福艾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爲流涕

斷曰

李勣雖盜賊無盜心說讓推密破充白中天下之
亂起於饑民開倉一賑遍地三軍李密既敗表上
唐君詔授總管使立功勳李密反死收葬明恩奉
詔征北沙磧前屯敵不得渡降者紛紛築城以守
何如得人暴病調藥帝剪鬚勻非獨爲汝社稷計
深又勅太子我死汝親君重如此不愧爲臣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十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唐

蘇定方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自是賊不敢念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敎馬二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

百人○頡利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又從葱嶺道
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
拒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擊賊營○
賊衆大潰○殺千餘人○後定方復擊賀魯○以任雅相爲
副○出金山北○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
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槊
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于陣不能入○定方因
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賀魯西走○定方遣副將蕭嗣
業等○率雜蕃兵追之○自與雅相領新附兵繼其後○行

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敵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擒遂勒兵進至雙河時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修亭障列驛隧定疆畛問疾收胔唐之州縣極西海矣後都曼諸人復叛詔定方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定（兵貴神速定方得之）方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大敗計窮遂面縛降俘獻于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

鄉全信乃宥之蔥嶺以南復定乾封三年卒

斷曰

蘇子定方少年驍勇鄉里賊侵賴之不恐突厥從征乘霧一湧誅者不勝降者接踵賀魯再征贊槊殊奮大雪不休斬幾絕種後襲諸敵三路雲擁面縛而降獻俘丹两論法應誅苦求恩寵蔥嶺以南因而朝拱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將改葬其先其妻曰夫

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差未晚乃往應募王師攻安市賊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人馬甚衆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虎將遷右領軍中郎將蘇定方討賀魯仁貴

上疏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今
泥熟不事賀魯爲其所脅□係妻子王師有於賀魯
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遣使百姓
知賀魯爲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家爲泥
熟請隨軍效死時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詔仁
貴往副之將行賜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
卿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
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
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爲後患悉坑

坑之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
漢關九姓遂衰吐蕃入寇命仁貴爲行軍大總管率
將軍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郭待封嘗爲鄯城鎮
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
將帥不和一○矣
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
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非嶺寬平可置二
柵悉納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賊當即滅之矣
乃約齎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羊萬計進至
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躡進吐蕃率衆

二十萬邀擊敗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為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為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因召見曰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揮耶於是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

屑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跳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威名所致）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

斷曰

天子征遼仁貴應詔兩國交鋒卓然相較貴著白衣突前自効所向皆靡功實茂耀天子見之驚奇詫妙問喜得人總軍卽調泥熟妻孥還明恩遣使知王仁貴督强暴三矢三人天山降報往征吐蕃地稱險道請用輕兵待封執拗致敗王師仁貴側

貌傳死象州。竊復作耗。駹兕示形。鷙鷹拜告。方識英雄不宜輕剷。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蘇定方爲大將軍。見之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用以術。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若權以制事。可不勞而成也。帝詔行儉冊送

波斯王子歸國經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將上
儀之行儉止營致令曰水草不遠衆少安俄而雲徹
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
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川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
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
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曰吾念此
樂未始忘孰能從吾獵乎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
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
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趨召都支都支

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忽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擒之又獲遮匐使者釋之使往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狀遮匐亦降悉俘至京師帝曰行儉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悉擒可謂文武俱備矣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之不克死詔行儉總諸道兵三十萬往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為敵抄軍多餒死行儉曰

誘敵處正是保糧處

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卒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

車羸兵走險賊驅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
士突出伏兵隨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
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更命徙營高阜吏
白士妄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止
非通陰陽曆數者
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行儉曰自今
不能知 用兵
第如我節制無問我所以知也阿史那伏念僞稱可
如神不可測意
汗復與溫傅合行儉總諸軍擊代州之陘口縱反間
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溫傅
以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

斥堠悍驍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也且受（料事如見）
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
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
功建言伏念討窮而降卒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
儉之功不錄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
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卒行儉通（見解俱高）
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又善知人所引偏裨皆爲
名將度量大所賜重寶或爲人誤傷俱不較

斷曰

行儉也賢兵術盡傳都支誘動討之用權借送王子忽至西川敵不設備遂擒以旋兵不血刃文武俱全念傳再反儉復行邊糧車伏士精兵後潛敵果來掠齊出斬焉軍營已定命移高原營移方定風雨如泉前知之妙莫不駭然伏念向順既得溫傳應待不死論斬是奸朝政若此敢不歸田

唐休璟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舉明經高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爲不可

上疏曰豐州控河遏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嘗郡
縣之土田良美宜于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
就寧慶戎人得以乘利而交侵茲以靈夏為邊唐初
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全固今而廢之則河傍
地又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
從其言吐蕃大將莽布支率數萬騎寇涼州入洪源
唐休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
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
凡解是
然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

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獲衆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旣宴使者屢覘休璟武后問之對曰前洪源之戰是唐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嘆西突厥烏質勒諸蕃舉兵攻安西道后命休璟與宰相計議所當施行者旣而邊州建請也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拜夏官尚書謂楊再思等卿輩十不當一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幾萬里其間山川夷險障塞之處皆能言之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

老不知休雖免

時議

黃復用

斷曰

休榮儒者頗號知兵豐州若棄靈夏何憑利害說破議始不行時蕃入寇望素鮮明然皆蕃貴習戰不精欲為軍取彼甲先登大戰皆克京觀築成請和使者宴見犒賚石四數息恨晚用卿聲名若此夫豈不榮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有文武材武后時遷殿中侍御

史通天中御史孫承璟監靖遠軍戰還自圖先鋒當
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知是乎擢爲中丞詔仁
愿敘其麾下功仁愿因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
行所問皆窮仁愿劾承景罔上虛列敵級遂貶承
景以仁愿代爲中丞屢擊賊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
以河爲界北涯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
神然後料兵渡河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
愿請乘虛取河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胡南寇
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境終

為彼有仁愿因請中宗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俄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兵法從此）以拂雲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費億計（用意自深）初建三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出兵原無韜略）拒敢迴顧城者輒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元楷

代爲總管始築壅門議者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封韓國公還朝卒

斷曰

仁愿敘功虛者盡窮承景既貶其職代充朔方突厥界以河中無險以塞侵者易攻仁愿表請築城爲衝議者多慮直及始終仁愿固請中宗乃從遂工盡斬三城忽崇朔方彙武榆林更雄三壘相拒連堠接烽四百餘里門不設壅兵貴攻戰退守爲

庸所以突厥牧馬絶踪始知妙用非例可通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也擢明經第嘗爲桂州都督州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堘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復遷朔方都護吐蕃率精兵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蕃服夜襲去城五里令曰前遇賊卽大呼鼓角應之賊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能而薛訥以兵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之間

亘一舍而近，駿往迎，訥夜使壯士啣枚躡突，賊駭引去，追至洮水敗之，俘獲如積。後突厥黙啜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久而降者稍稍叛去。駿因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欵塞，今徙處河曲，使內伺邊鄙，久必爲患。使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援，表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施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魚米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若謂降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

此乃久安之計

沙漠之西城旁編夷居青徐之右何獨降番不可從
甦出未報而番已叛乃勑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
間行捲甲捨幕踰山谷夜遇雪恐失期乃誓神曰駿
事君不忠不討有罪當自蒙罰今士卒無罪心誠忠
誠可格天
而監之則止雪反風以奬成功俄而和霽時叛番分
二道走駿自東道追及之獲級二千蘭池胡康待賓
據長泉反陷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之元宗以宮人
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詎
有當近閤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初駿奏劾方

兵力有餘願罷知運而獵當成未報而知運至○故不

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以駿責已○乃復叛○卒○贈

尚書左丞相○

斷曰

駿為樓督○其功已勞○築○郭○罷○戍○以○息○轉○漕○後遷都

護○蕃寇臨洮○駿命所部○胡○服○夜○挑○賊疑有伏○自○鬪○

自○逃○死者萬計○猶破突厥○突厥復叛○門戶必搖○請

遷淮右○魚米就饒○不二十年○勁卒懸豪○上○書○未○報○

果叛○復○遭○敕駿往討○風雪正高○反○風○止○雪○忠○感○若○

招長泉之役知運同袍宮人之賜臣安敢叨誓死以免忠敬孔昭奈奸忌恨激蕃咆號

郭元振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行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爲使因覘敵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之患惟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于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

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綏之使其和望不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舍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蕃為國者

要言不煩

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鄯易為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強易以擾動保復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于

○我則俟所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非制御之算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欵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若不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携李誅欽陵久之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元振爲涼州都督涼州初境廣縱四百里敵來必薄城下元振于南硤口置大

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有深○意自是州無外憂又遣刺史李漢通闢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收粟斛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數十斛治涼五歲夷夏畏慕西突厥莽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不知者明○有○膽○有○識○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彼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

揚吉迎犒進至其帳修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駝甚駿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詔許之闕啜遂行道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者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蕃人耳何以自全莫若重寳賂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闕啜以爲然即勒兵擊于闐因所獲遣人齎黄金

分遣宗楚客使就其謀元振知之因上疏力辯其不可疏奏不省宗楚客因譏遣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奬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葛之使知楚客謀馳報娑葛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時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等會忽娑葛兵奄至擒闕啜殺嘉賓守素師奬等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因遺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

客等受賂數金欲加兵擊滅故我懼死而鬬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因救娑葛以悌乃得罪流白州楚客大怒遂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懼使子鴻間道奏乞留西土不敢歸京師睿宗立詔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嘆以聞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講武驪山既三合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首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

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道病卒。

斷曰

吐蕃乞和請罷鎮兵帝命元振往覘敵情元振還奏動靜匪輕四鎮之設原爲籓屏蕃地歸我四鎮誰爭和望未絕惡難得前吐蕃猜忌果誅欽陵涼州兵寇寇必薄城元振拓境數斛匹緡爲質欵塞交接以誠會天大雪老拜寒輿歸卽死矣子欲橫行元振往弔哀慼不勝助喪贈禮大以爲榮怨者

後感獻馬滿庭元振持正楚客奸生蠹下免死新
州流傾思舊復起事巳無憑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初從討十姓
蘇祿先登捕賊累功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
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向摧北高
仙芝討勃律表嗣業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
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拒王師仙芝至因潛軍夜
濟信圖河令日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遂提步卒

陞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立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敵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七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遂號為神通大將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不可坐須葅醢即馳守白石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屢築屢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築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拜井久涸至是

泉復出初討勃勒過葱嶺有大石塞隘以[illegible]之抵
窮盤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安祿山反肅宗詔兵追
之詔至嗣業嗣業即引與諸將割背盟曰所過郡縣
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
萬衆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先鋒廣平
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李歸仁
擁精兵薄戰王師注矢射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
王師亂不能整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
三往又殺足以[illegible]六
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

陣復整率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長安遂平進收東都嗣業功多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流血數升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於官以助軍云

斷曰

嗣業爲將陌刀稱奇往討勃律詔從仙芝吐蕃十萬相抗王師仙芝有令破賊午時不者皆死嗣業

奮馳匿山擊賊又立大旗敵因大敗勃律平之築
城致祭井木并滋鳳翔謁帝帝喜可知長安之復
萬死不辭東都進取功配子儀流矢旣中鬭戰尚
披流血而死忠勇何疑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沉果有大畧安祿山反郭子儀
薦其能加河北採訪使光弼遂以朔方兵五千出土
門東救常山常山團練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
便有作用
不殺而問計焉時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饒

陽思義因荅曰今兵行疲勞遇敵不可支不如按軍
入守料勝而出光弼善之遂據城待之明日史思明
兵二萬薄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
退移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
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
諜知之提輕兵歛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
懼引去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除賊根本
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光弼以兵
五千入太原前此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政弛謬侍御

史崔衆主兵太原每侮狎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巳收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使者內詔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斬崔衆以徇三軍與穰苴斬莊賈同意）至德二載史思明蔡希德率衆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付朔方而麾下士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時權宜之計）乃撤民屋爲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輙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

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兵穴地須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慚辱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幔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燕營地將沉其軍乃佯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噪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引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輜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帳城隅以止息經府門不顧解圍閱三旬乃歸私寢乾元初拜天下兵馬副元帥光弼乃

以河東騎五百馳東都夜入其軍且謂賊方闚洛當
據虎牢而東出河上檄召兵馬使張用濟用濟懼光
弼嚴教諸將逗遛其兵自單騎入謁光弼斬之以辛
京杲代僕追部將僕固懷恩懷恩懼先期至會濟汴
節度使許叔冀降賊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敕陣徐行
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
計然落無具糧危偏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illegible]
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
能嫁要
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

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
也夫辨朝廷之禮則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則公不
如我陟不能答遂撤河南尹縱官吏避賊督軍趨戰
守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自以五百騎殿
賊遊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進乎光
弼曰當石橋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
敢逼已入三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與卒伍均賊憚
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浚塹溝築月城以守賊
攻光弼與戰于濮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

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光弼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卻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斂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慮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召諸將曰銳强而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

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俞惟正辭曰番將也不
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
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
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馬渠望
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
却也乃命易壯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
又有逆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疋
賞罰明
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
餘級俘八千餘人擒周摯太清挺身走思明未知摯

攻南城光弼驅所俘示之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
始光弼將戰內刃於靴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
（人人皆敢死在此數語）
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
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光弼加太尉進圍懷州
思明來救屯兵河清聲言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
渡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戒之曰賊將高暉李
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
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
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

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
誰曰雍希顥曰越謂其下曰我受命在光弼今獲希
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
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之亦降或曰公降二將何易道
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謂易之
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
死不降何待高暉才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二人得
不思奮乎諸將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從
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送之

京師得獻太廟思明使謀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
思歸魚朝恩信之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因
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娼光弼功陰佐朝恩
陳出師詔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命李抱玉守河
陽遂出師次北邙光弼使依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
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可以敗盡）
陳於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守險懷恩不（殲剗）
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
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懷州復陷光弼渡

河保間喜抱王以兵寡棄河陽光弼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優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北邙之敗懷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中傷吐蕃寇京師代宗召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纍疑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爲辭帝令郭子儀輦其母還京光弼疾將吏曰後事答曰

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遣部將尋卒部將郎以其布爲光弼行喪號泣相聞帝遣使吊卹其母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將能如此百無一失）少覆衆治師整旅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爲朔方也營壘士卒旗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容色悉精明云

斷曰

安史盛時弼適爲將史雖屢虧恃援不讓饒陽賊

來一戰盡創鄭衆太原主兵狂妄詔付弱兵執兵
不放弱怒斬之三軍魂蕩思明來攻石車撓撞突
脊塹擒其兵半喪遠保潼關近將誰使刺賊援矛
絹旌其壯迎賊不前斬以爲樣大戰百塲無不由
當矯矯其功猶陳罪狀然天無私人心相諒所以
圖形凌烟閣上